

外集

朱校韓集

十二本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目錄

第一卷

明水賦

考藥賦

海水

贈崔立之

贈河陽李大夫

苦寒歌

請遷玄宗廟議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與大顛師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第四卷

通解

鄆人對

記宜城驛

擇言解

河南府同官記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崔戶部侍郎制

祭石君文

高君仙硯銘

潮州請置鄉校牒

祭董相公文

祭房君文

高君畫贊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第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第二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第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第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第五

集傳

新書本傳

記舊本韓文後

遺文

有所思聯句

遣興聯句

遺詩

同竇韋尋劉尊師不遇

贈族姪

春雪

嘲鼯睡

宋刻目錄止此以下俱無

文錄序

潮州韓文公廟碑

贈劔客李園聯句

書月

贈張徐州莫辭酒

辭唱歌

知音者誠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潭州泊船呈諸公

飲城南道邊上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池上絮

書答侯生問論語書

墓誌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啓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狀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潮州謝孔大夫狀

疏憲宗崩慰諸道疏

題名長安慈恩塔題名

洛北惠林寺題名

謁少室李渤題名

福先塔寺題名

嵩山天封宮題名

迂杜兼題名

華嶽題名

昌黎先生外集目錄終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一

考異音

諸本外集分爲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便是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便是何人所編據行狀只以蜀本定錄而然知爲公文者然蜀本與諸本不同以爲外集宗實錄而然知爲公文者然蜀本與諸本不同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爲明水賦通解崔震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錄計必德親受於文公者比它本最爲可信而李洪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及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說所以詳注於其下其甚爲首且以諸本而考其直爲異同之說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有遺文一卷亦以不錄於後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有遺文一卷亦多不錄於後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有遺文一卷亦

明水賦

以文化无宰至精感通爲韻精或作誠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或无諸字玩也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

是命恒氏候清夜或將祀圓立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

而陰靈以陽德月以陰靈潛下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

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性或形象未分徒騁

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既齊芳於酒醴詎比賤

於潢汚非芳今作高云禮夏尚明水商尚體周尚酒今作齊芳

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如得其宜明水之

薦斯在薦或作清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蘗之名

實處罇罍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出自方諸乍似蛟

人之淚作靈作靈作非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或有非

或作于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鬼影騰精玉兔騰

流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象的爾而呈始漠

漠而霜積漸微微而浪生而象或作垂象或作无象的豈不

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形藏在空氣應則通同類與氣應

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

知天地之至公聖真黨或作窮知作驗竊比大羹之遺味

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以蜀本刪去今忠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藥天力與此恩

不屬黃鍾家溫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

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

並靈性欲將雙頰一睇紅綠窻磨徧青銅鏡作稀一罇春

酒甘若飴怡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

韓退之

海水

水下有詩字

海水非不廣鄧林所浸生鄧林鄧林亦廣數千里焉豈無
 枝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鷺風豈無
 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鄧有垂天鵬苟非鱗羽大
 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
 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
 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不我
 鱗日已大我羽日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此篇初以文始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死屋不怨但自悲或作苦寒

寒且其友名子輿忽然慕且思寒裳觸泥水
 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書之存
 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
 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為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
 事空賦子桑詩或无此

贈河陽李大夫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惆悵空一來由未或
作能未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表破或作破表氣
按由猶古字通羸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
或作歲聿不其周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脫
節歲或作歲節冰食葛製神所憐神所或填窾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

日或作霽明
年非是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遷玄宗廟議

以蜀本舊志或无廟字非是方云舊史孔儀志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因公時穆宗當附公出以吏部侍郎為禮儀使邪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尚書至觀德十

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无卿字日

祭七代或作事七世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

或作事五世或作祭五廟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備或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

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

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

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應或作膺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

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澆遷

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

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第一次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

藏下或有字或作祧道謹識藏太廟中中下或有從字

范蠡招大夫種

詩之序議

三器論此二篇均以前本刪去今以之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一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二

上賈滑州書

賈州刺史此篇自以蜀死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或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

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為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章或作

曰豐山上有鍾焉和霜鳴注云霜降則鍾鳴人所不可至

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或既字愈年二十有三

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或既字愈年二十有三

公與那尚書書云生七歲而讀書十愚固泯泯不能自計

周流四方無所適歸固或作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舍和

發英作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

焉得不感而鳴哉和或作華元或作臣徒以獻策闕下方

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

鄭之逆旅或作僮逆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
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或作
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論
官虞部崔負外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
不識仕進之門廼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
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失行字或如執事者不以
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
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
不知其人上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
任日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以因作已廢上或有之
人字屬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

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
進士之應此選者二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
在焉作不信云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
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或无其字固上或
同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
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
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僅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
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著於大夫士之口或无善字於或始者
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
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
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未上或有又字或无夫字天竟
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上或有夫欲孝為佞
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有於字卒或作則徒使其躬僇焉

而不終日其躬力蜀本如此而幸正躬作窮蓋誤而諸本作如

古而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知此

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彥

通國入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為如按家

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府文如張亦作文而張今人

義去古益表字義多失惟韓柳文時見一二因為詳之。今

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此例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

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口北人則而如古字蓋

不以為然也然則此而字預注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

磬乃左傳作磬字而杜預注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

盡故其說如此國語則作縣磬而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

字而韋說得之董氏所引不足據以為說今併論之附見于

此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勸夫古

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

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固有典

刑言老成之可尚也何人字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

而不亡也作忘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

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夫字遺或无其字得一名獲一位則

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

老而益昏死而遂亡位或作官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

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今上下或有年始字行之以不息

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

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

然否也偽謂如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

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

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

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

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執事下物有者字愈下物无也字顏色

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

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至下或字庶或作幸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此篇切必有之今疑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

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勸字勸以蜀苑新書云此書作於元和二年公時尚為博士新書云洛陽令誤也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無此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

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

拾遺公新書作如不得聞恐誤事或作士大小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

施者無不得宜書者或作凡所出而施者新勤儉之聲寬大之政

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草或作山人新書作子愈不通

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愈

作於作于无世字非作不戰而拘纍彊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

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新書无

或作是是非是而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若上或有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

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罕關而

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或无足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

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或无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

來踊躍悚企傾刻以冀或无下或无加字加於新書作加于垂下

亦无於字河南必繼以行或无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

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則或作即新書

或作頃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

河南必繼以行或无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

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則或作即新書

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則或作即新書

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則或作即新書

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眾善人
不與斯人施也。或无使字也疑有誤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
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
人無或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或有
長字遠新愈再拜
書作語

答劉秀才論史書蜀死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无此九字或有其月辱問見愛教
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
之矣為或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復出見
下或有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
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
盡或无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
固瘦死和帝末元和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固固死獄中

音愈今本作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
齒無一足指襄陽大說之與諸鎮書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
今獲江南獲崔浩范曄亦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
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赤或作赤或无
其字或无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
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
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
士上或无之字能上或无復出卒字僕年志已就衰
馬廷傳卒之无頃史之間退不可自敷率或无此一字
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
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
令就功役也就他上或无無字賤不敢逆成指行且謀引去且
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

造語言鑿空禱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
作傳記今傳萬世乎物既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若有
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驥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自或
有可字非是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
不沈沒或天無聖字必以文苑決下有必字又云謂作落洛
按古潮本軒亦沈沒故諸本或設加必字耳今從柳集作軒
軒天地者史必沈沒故諸本或設加必字耳今從柳集作軒
從潮本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
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或將必或作必將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

此書諸本皆無惟嘉祐小杭本有之其篇次在此
與大顛師書
十四年刻石在潮陽靈山神院宋慶曆丁亥江西
表觀之出焉得此書疑之因之將州謂歐陽永叔
又錄歐之曰實得之語它意不及也
傳予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父而後獲其以

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方異等語宜為退
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後移袁州刺史則非也蓋退
之自刑部侍郎久之始任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
韓吏部重刻故謬為附益云長慶中又注云今石刻乃元
祐七年重刻之說又云按公三簡皆遼東常語耳初無
崇信佛法之說又云按公三簡皆遼東常語耳初無
何人當存此簡以書後世也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
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
喜大顛書其詞凡鄙魚退之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
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非語今
不能作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非語今
於或人而末見矣退之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
一或人而末見矣退之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
方氏文宗其去取不為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
恭乃於文宗其去取不為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
又益後人載其語而略不及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
實則恐或人載其語而略不及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
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謬誤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
取其亦可取而末見矣退之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
其論魚各亦不能察其為謬而直斥以爲乃後所
其論魚各亦不能察其為謬而直斥以爲乃後所

君子則又往之不能空其本根其附段說者既未
以深知其所以幸為可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於
其說為然也徒幸其言可為韓公解紛若求其
也至如方氏金附道說然亦未可與實事而韓
知其言既曰造次可論又曰論其宏博安得謂初
無崇信其說之意邪韓公之事論其宏博安得謂初
集并錄其詳矣故不復論韓公之事論其宏博安得謂初
載書以文於此而考其詞與韓公之事論其宏博安得謂初
則能傳無疑矣方氏所疑石本與林之豈亦為自得之
但愚意猶恐當時既出俗偽造謬亦未以書即今所
別傳者洪氏辨益云別傳義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
深使退之復生不能近此自解免疑之說又偽徐君平見
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禮曰徐
則其為除作無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顛字安國
未知便問是君平否耳然靈山石刻張繫所撰其間
載韓公問大顛云西國一真之法何不教人顛云
常教人達性高無明貪真騎慢不生煥如不教人顛云

愈啓二字 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
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切愈作縞
多從石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無謂坐
能以下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帖愈作縞
片不宣愈白具銜姓名下云上顛師四月七日
愈啓二字 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
有此咨丞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
及石本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愈弊劣無謂坐
皆誤下二十 幸也七字 而此句來晴明不甚熱倘能乘間愈弊劣無謂坐
愈白與前書同但云六月三日 愈啓二字 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

次可論通作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按易石本意作旨而无終而二字邪作也。今也後放此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凡一字疑行蘇氏所謂不如親見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今按石本如此但云當有見字而兩本皆關故不敢增而空其外以待知者但云當有見字而兩本字之誤筆而又脫去日此句來晴明日夕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幸甚旦夕馳望此已復見上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者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此從石本但郭作皇方規石本止下有所有字縛下有愛恋字所下无恋字及則字而著字下復出著字及与字異下有邪字皆非是其用邪字尤不當律令亦所謂凡鄙者則靜開一或疑非字下當有有字言非當作有則語意實主尤順然未知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是又諸本皆无不敢輒增改也自激修行獨立空守山林義不至城郭無義字城作州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行四字皆可疑又以此也為矣而

井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之下又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以独為自而立下有於字皆非是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於乃作于適如石本與本並作識今得真石本考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一來而既矣蓋適猶便也與雅五外不安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无疑滯之意乃如為此亦不宣愈頓首二書同但云大顛禪師七月十五日石本誤其不知韓公之於大顛既聞其語而為禮益恭如此何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三

考異音釋附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韓退之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俱文珍為監軍公為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而送之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屏翰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疑疑十二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於或作于或无青字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閒冲天鵬翅闊報國劔鋒寒
曉日驅征騎春風誅采蘭東哲補上詩曰循彼南誰言
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无浮屠字疑下有上人二字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非是令縱釋氏之秀者
又善為文又上或字浮游徜徉跡接天下潘維大臣文武豪士
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衣或字其有尊行美德
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為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
古之遺風與或作植有中或作中有古乘閒致密促席接
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惜惜乎深而有歸或无
致密四字而有及字人事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之子也
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

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鵠秀才序

方云送路鵠送別二序語意无倫脫誤不可讀如曰自河南令為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不合故併其說刪去

贈別序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方云直諫表論顯威狀種彞議毛仙翁序皆最末見决非公文如抗本之有外集者表狀亦不錄足今並以方本刪去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列集卷之四

考異音釋附

通解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

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

○今按此句疑有脫誤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且五常之教與

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

地字下而字疑有脫誤是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

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迺脫屣其九州

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

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為之師

也為下二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

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

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就下或有故後之臣竦然而言
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
下由龍逢為之師也其字非是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
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或作設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
以彊則服食其膏薇逃山而死以下或有人字服或作伏且
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
乎或作死或作是義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為之師也是
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
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或无百字存下或有嚮令三師恥獨
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用或夏之
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
用餓為和光而同塵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
然而沒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

請備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者哉謂備作爲偏矣
作也矣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弊也且古聖人言通
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而上或今怕人之言通
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或通字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
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將欲齊
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无其字或无不且
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亦亦知
其不能也或作邪非是也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
亦希其能矣賢上或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
可齊也邪字下句也字却當作邪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
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
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通同如
聖人進修或作中人非是我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

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擇言解

此篇雜曰擇言其甚於水火然曰知理者必擇於言則未嘗欲人誠嘿苟容而已不然則幕中之評臺中之辨公豈遂忘言乎哉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平初作於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作於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或作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或作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或作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或作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數其為慎而甚

於水火言上

鄆人對

新史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瘰疾自是民間以父母多封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善中壽愈之論謂公之用疾身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肢體者也

鄆有以孝為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鄆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為後勸孝下為字疑衍又疑是而字其門或无鄆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或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或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眾而為之也聖賢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而下或有此字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

人之所宜為焉足為異乎苟或作若合下疑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為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生之於恐或然也表下或有其字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不嘗於市而已黷於政况復旌其門為憂或作其憂其是

河南府同官記府字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烈作烈或作烈非是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百下有字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或無二字為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盛則此處宜有將字

也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通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慶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鑑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於下有相國字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中為或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二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在上或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

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亦師或作既
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
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
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或无官職字分作
而字忠上或无有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
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防无有方語於時河東公為左僕
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時或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
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
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
於宮城門外而衙之守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二公
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

以作宜城驛記下或
有愈代極係作五字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
人莫汲城內下或有漢出宜驛前水傳是白起堰山下澗灌
此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
害人漁者避之或晚陂字臭陂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
有舊時高木為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
竹或无昭字始於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
木取足此林或无舊廟臺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
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或後
其內處偏高廣負八九十畝號毀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
城或作廟多甄可為書視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音氏甄氏
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元
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或作邳非是觀中屬泗元和中屬徐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為交何其近古人也並下邳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校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或作州非是帝陛間或作帝下或作帝下或作帝下隴西李翱太原王涯或作上谷侯喜實同與焉或作涯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四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五

考異音釋附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或作內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藹然休聲或作此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或作難或作難或作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或作有

祭董相公文或作有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或作無或作無或作無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裏行立穎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

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
氣叙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坤
審昌生物有假有因坤或作神昌天降唐邦錫之元臣肫肫
元臣其德孔碩肫肫或作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諂不笑不威不赫
為或作不諂不威不赫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求其盈不
致其敵德或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郊迺去厥疾乃
施厥膏不知其勞鯨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昔或作若
或作亂維舊政舊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為民父母民為
或作非是父誨其義母仁其惠既變既從孰云其初孰云或作
或作自適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
佐天子公既來止東人以完公既來止公公既來止公公既來止
既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闕其郭填道歡呼公來之初

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嗚呼我公庶享其
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此篇乃柳子厚

祭石君文或作祭石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博

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二學士之靈或無字惟

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不幸

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求喪其躬或此四字

愈與游為父愈或無字愈或無字愈或無字愈或無字愈或無字

傍無強親子孩妻姬或作姬姬或作姬姬或作姬姬或作姬姬或作姬

任客葬秦原孤魂誰附莫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或作祭房

維其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
蜀客之柩前作其或无日字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此
於斯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
言否君上或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從內
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
昌應劭武紀出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顏曰

高君畫譜

此篇因從蜀本錄之今按
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温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瑤
瑤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
先而輔以政刑也齊上或有而字或无礼字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
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
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百十年間忠孝之行不勸亦縣
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唐制鄉飲酒
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莞絃牲用忠孝之行不勸亦縣
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
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
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
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師下以請攝海
陽縣尉為循推官或无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
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本或

直諫表方本无議見第
三卷今以之
論顧威狀同上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五

道光己丑九月十八日燈下校殘宋本外集五卷其甚多殊別之處此
已畧正幾字矣蓋見刻本善愈近愈古愈貴也但寒體一
寂之體辨之是謀安以與人爭什教之珍讀卷中上賈湯州卷能
不為之野此耶 抄者一人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六

考異音
釋附

順宗實錄一

此藩邸書真示
二十一年二月

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傳李者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漢
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為附也。今按李漢之說
據當時而言之以未為失然其為害已足使筆解亡逸
無復直本實錄竄易下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為也方
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誤矣况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
比之當日事休又大不同故其片又隻字名焉公之作
而決可知其非偽者皆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為真能好
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之論為限斷而首有所
遺也故今於實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備足所
見公筆削
之大指云

史臣韓愈撰或無此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諱誦德宗長子母曰

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為

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

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

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

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聞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
衛備嘗辛苦倉或上之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
以天下為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
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
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
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懼
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
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
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 景申上即位太極殿
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
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
咨爾皇太子誦膚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兼自生知孝
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祗勤于

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與弗寤是用
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
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
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
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感形于
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
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為之涕泣悲傷歎息
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
憂懼莫知所為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蓋甚四
字中云德宗不
能行德宗亦引向心思見太子涕泗久之二十三日知內外
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
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上學書於王
任頗有寵下或王叔文以其基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

其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
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
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
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
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
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
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
林中使決事詔下或无召字文下或无决字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
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
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紱爲按行
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或无兼字紱或又命
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
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

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以來或我國家列聖
亦克脩奉罔或有違况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
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
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
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
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 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
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
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
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
佑前跪進曰陛下君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
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
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下醫相覆其諸待詔三十一人三或作四
初王叔文以其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或无已
西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无字
何兼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觀前年冬茂昭來朝未
還故寵之辛亥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賜紫侍郎史作尚書左丞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
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
是遂特用為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
社稷周禮園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
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
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
用樂從之又奏禮二年祭宗廟今請竣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

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詔下或有詞
或有京尹字實上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科悉皆蠲免
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或
慄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
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
貸俾佐遠藩實諳事李濟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
文法或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
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
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或執優人成轉
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誅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
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
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詔之原或作陵
輒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或嘗有詔免

內浦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
至譴市里譁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 壬戌
制毀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伉可守左常侍
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下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
幸於上則此當以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
史作侍書為是又以前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綱為中書舍人學士
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綱為中書舍人學士
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
撰歸登為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
傳恩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七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二起二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
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
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躰者經術精深可為師
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
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
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外物下或貞元末以
官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
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闕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
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
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其論疑當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
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

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官者稱官市取之纒與縮數尺又就索
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縮付之不肯受曰
酒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
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宦者待得
作必死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縮十匹然官市
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
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
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
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地與字恐誤或賣
割地而傳者不夫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浦鳥雀於閭里皆為
舊文又誤增与字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
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歐之出錢物
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買者或不知就索其

直多被歐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
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
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
人情大悅情轉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
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
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
末逐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逐或作命右金吾將軍
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為副
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
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為副 二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
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為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
州別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
蘇弁為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

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阜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
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
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叙用至是人情大悅而
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聞下或癸
酉出後官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
相聚譁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
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
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
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環材寡
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
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
度支並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故初叔文
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

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
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
除之為副以專之藉更作籍或无籍字以戶部尚書判度支
王紹為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
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臺至元衡為中
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
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下或有日字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
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
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
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
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
統古之制也廣陵王其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

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
聞動無違德朕獲續不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
承宗廟以奉深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皇太子改名
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為
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珣稱疾
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
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
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
慙被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
筋以待解下或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閣中
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韋相非是珣
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
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

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七

宋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三

起四月
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
家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其幼挺岐嶷
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
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
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
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續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
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
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
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不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
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伉王叔文專行斷
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

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觀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不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塗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然事申陸贄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

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癸酉瑞作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薦之俄減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廻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廻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廻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廻紇辟吐蕃傳歸其柩碑字前後二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景寅罷閩中萬安監

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位減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椒城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笑至是觀察閩濟美奏罷之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可或五月己巳種作賊叛以杭州刺史韓臯為尚書左丞左或辛未臆作巳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杜或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為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史作以萬年令房啓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

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或无叔文以為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負外司馬鄭餘慶為尚書左丞癸卯乙酉以尚書左丞韓臯為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尚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臯為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鄂岳日初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睦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

笏賜登而叔文不活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今按而叔文下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例也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有此九字即上不當有不當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脫字誤語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為祕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彥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為賢為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奏峘為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為尚書楊炎為侍郎峘德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固已不平至峘為禮部而炎為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

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則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柰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為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長假也泌卒睿參為相惡其為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祿首屬戎器或无祿字或作祿非是映以為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鞠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二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峘時為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為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徙臨漢

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四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或作己賊敗官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敗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其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使其或作使與其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諤遂逃歸尚下或有以字上或作張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

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
師至潁川界為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
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
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
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
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
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
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
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二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
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
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為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
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
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

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勤所逐勸或作自勤擁

兵繼掠循淮而東或作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

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或作代宗詔以本州

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或

昨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

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

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

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

驚曰杜亞言卿昏老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

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

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

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

皆有惠愛 癸丑韋皋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

事而裴垺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一日或作非是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為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為賢者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為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武成心心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

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且久故其為相實參深忌之贄亦知參之所為且言其躋貸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負為三分計闕集人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贄參出李巽為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為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貶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

德之故致厚貶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
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似武當裴延齡判度支天下
皆嫉然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
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
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佻
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閒因盛言贄短宰相趙
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
談或彈或作或作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
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滂充
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等而言事者皆言其屈
惜或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
死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
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

勳奉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
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
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
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
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
益自損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
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
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
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
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城字充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
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
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洲或作遠近慕其
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間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

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
總或作既至諸諫官紛二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
下非或作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
密二字或作密或作并容或作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
句疑亦以修改重復而端也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有彊或
今當削去談之者將四字
坐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
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
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
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
輒喜舉而授之凍甚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絳帛之美
月有獲焉至裴廷齡譏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
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

信用安效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
佞贊等無罪狀德宗大怒乃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
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
延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
直臣或以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
平也
或字无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
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
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
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
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
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
作繼繼當坐
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
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主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

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咎賦稅或觀察使數詣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或城非是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或姓或作男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支鹽

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任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任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摠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任至其日以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有忽叫曰任中風矣明日遂與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為河中少尹任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任為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諂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權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

有韋臯裴均嚴綬等歲表作端而宮劉光奇俱文珍薛盈
珍尚解玉寺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啟上上固已
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王涯
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
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
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
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
泣不答廷景申詔宰臣臣臣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
麟德殿西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五地八川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
咸休肆予一人獲續丕業嚴恭守位不違暇逸或作給而天
祐匪降惟史疾恙無瘳今或作非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
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
祇慄惟懷永圖惟懷史一日萬幾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
可以久違皇太子其睿哲溫文寬和慈惠慈史孝友之德愛
敬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愛敬或作敬愛或是用推皇王
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
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
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詔所司擇日行冊
禮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詔曰有天下者傳

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為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
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
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
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初
下二十一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
字史无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求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
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下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具內輔式表后
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弟王氏家承茂
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
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躋之尊
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号位或
良娣可冊為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

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

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真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

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

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其可為將其可

為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

者陸贄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

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異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

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

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准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按仲

舒下更有韋成季二字今詳下文有成正買得召見諸往來

季字則此如當有此二字亦脫漏也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

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為翰林學士父死罷

官此時雖為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

明讎聚游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
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為相其常所交結相次
按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常或作堂一伾以待書幸寢
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
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
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任主往來傳授劉
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
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
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直上或皆字常吟杜甫題諸
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詩用
作因歎欷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為
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
令范希朝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

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為
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
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不至者韓泰白叔文
計無所出唯曰柰何柰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
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
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
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
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
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
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婿
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 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
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
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

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
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祀域擺
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
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為異同
蓋欲曲成兄弟爾約或作然非是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
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當不自得長
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
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
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
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
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或作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
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

年或作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
言臣聞上聖玄覽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猶存乎罔象或
豈足以表無為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
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
下道繼玄元業績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宣
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天或恩翔春風
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
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魏二事表無
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
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
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
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
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二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

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
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攔古先
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
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
齡即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痾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
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
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
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
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
國之殷續而承之不可斷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
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城是二十七日釋
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

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脯各十五舉
音非朝脯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
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纒終旬邑疲人休功未幾
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况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
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為飾
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居或作是
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
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朱文

公校曾黎先生外集卷之十

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言武
云董公碑公以行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為觀愈實從公行狀
州推官舊史作而志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疑豈今年
行至十四年始有碑文命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及蜀本
本無三十四年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始公
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十一月作石本猶但稱節
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節
度掌書記前進上韓愈是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按命乃
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為疑也公今按公
在失但云洪方得言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設矣又送
為二史通鑑為正持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
狀之在汴有復志則程正巳辨其非矣或謂又云十三年
公在天星詩水門記揚州州置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
有日承相慶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
三汴軍亂愈家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
云孟津度汴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
還之孟津度汴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
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具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足

可借汴泗交流詩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
有諫擊越書賀白兔狀徐四豪節度掌書記履石記崔翰墓
志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何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墓
洛去亦題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全秋而徐合
知已亦云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豈以此不合徐
白樂天亦云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豈以此不合徐
門博士與盧汝川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詩是
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去年冬參
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八年壬午春始有門博士之
為博士日嘗謂告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名
休告博山第絕徑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詩與客登華
絕下度不可返發狂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詩與客登華
乃知國史補序實錄也為肇妄載豈有賢人別華陰令
則太李聽彈琴序古崔羣書苑士馬墓誌馬彙行狀遷
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
以其姓字之洪譜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監
京給事書帝治議論權停選幸狀由氏墓志又上李實書
於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
十五年矣實錄於實錄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林其所長

爭先者備公語以飛之公恐及誰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
明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卒開封尉愈於時為博士乞分
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即釋言所詳
之謫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為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絳
林舍人李吉甫年有張中丞傳後叙答馮宿書廬於陵墓誌
三年中兄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叙答馮宿書廬於陵墓誌
詩公少室李勣書復墓誌新史湯傳云洛陽令韓愈貴勃
河南公特為博士五年方為改都官負外郎即拜河南令
尚書都官即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自外郎即送李
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自外郎即送李
也制辭亦作貪外郎洪譜又云神道碑云除都官六月十日
司京成觀寺尚書數手失職生被六曲尺索之以歸功曹使
無良時其出言罵辭狼籍公懔乃上書留守鄭絳慶乞與諸
郎官更判不惡言罵辭狼籍公懔乃上書留守鄭絳慶乞與諸
和盧汀錢徽與竇章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
詩鄭同官記五年庚寅黃陵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鄭絳各為
留斷民署吏俟令日發留守戶人恐憂禁將留守以言憲
宗院日韓愈助我者是後郵却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言憲
准蔡又有上留守我者是後郵却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言憲
軍人有罪公追而救之留守不脫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

集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
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
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詩及月飲招湯
之果河南令舍池墓諸詩張圓墓碣盧殷墓誌
外郎河南有送策文辛卯行尚書我方負外郎是年春公尚在
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酬盧雲夫空望秋作
石鼓歌復仇狀盧承序武畢嗣墓誌
華陰令柳澗有鼻前
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
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
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
洪譜云七年壬辰月乙未以職方負外郎復為國子博士
年四十五舊唐書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
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越方借過華觀具事遂疏于朝爾進李
紇云三年博士元和中不見治舊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
紇及四門博士元和中不見治舊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
白即官下遷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為御史繼言二為博
至則自丙戌而後三暨此官也若云二年則自丙戌初除丁亥
分教自不必整而為二其為博士實二也當依二為博
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

民以爲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及以爲此識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爲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中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計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後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况公六年二月尚東都洪諷矣○洪諷又云是年有石鼎縣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道碑應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洪諷云此除在八年癸巳其文而麟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修神道碑李虛中董溪轉考功知制誥洪諷云九年甲午十月甲息國夫人墓誌轉考功知制誥洪諷云九年甲午十月甲修撰十一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延及寒食直歸遇兩二詩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者其繁於政者其喪善貶惡之旨明其當時議者非之卒定无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捕賊行賞表藍田進中書舍人縣丞應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

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

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鰐謗語罵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諷云干年丙申中知制誥迂中書舍人丙申賜緡魚五月癸未降爲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遽息其爲儒甚大身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去裴丞相議合故貞遂用而宰相有不使之者月滿迂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章質之也其云月滿迂中書舍人者蓋唐制墓即滿歲則迂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義無所失墜戶部侍郎制誥首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群戶部侍郎制誥首無而神道碑新史則在迂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制誥特殺宰相事乃在六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月正月之狀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叙事雖實而託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爲失之今當以通鑑爲正○洪諷又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

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公十二

歲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

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郟城軍出潼關公請先

乘遽至汴感諭都統弘弘遂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

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

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以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

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為

公恨蔡州既平布衣相者以計請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

曰淮西賊王承宗膽破可不用眾官使士奉相公書明

禍福以招之被以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為書使相者神之

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承

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即詔公崔平淮西碑其碑多叙裴

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

禁中因詔碑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李士段文昌重撰

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仲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在往還醜

唱諸詩晚秋歸城夜會臨句為刑部時有李錢徽自代狀十

二年戊戌四月鄭節慶為詳定禮樂使矣韓愈李程為副是

年有李淮簡墓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

誌權德輿碑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

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

度崔羣曰愈言訐悖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

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

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

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

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湜素忌愈

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

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

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

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表

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

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

洪譜云公以十四年

州刺史宰相疑馮宿草跡出宿為歙州刺史時宰相呈南

程宗也公之被謫即日道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宣城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據謝表則以三月二日過官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

日逐鱗魚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龍水端急
故也方攻乃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承鱗魚正
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也非旬日可
廣雖為順流而自廣之惠自來往動告經月則公到郡決非
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一月二十日也公今按道里行
月而逐鱗魚亦未必在四月也公今按道里行
實以三月二十日潮至廣也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
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候至藍關示姪孫之可也
流吐蕃使君酬張使君惠書州界過南陽龍吏題臨武寺
寄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州界過南陽龍吏題臨武寺
初南食貽元十張使君惠書州界過南陽龍吏題臨武寺
記潮州謝表祭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尊號表是年七月
已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
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移改授袁州刺史
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表有袁州謝上賀穆宗閣記九月召拜國
皇太后賀慶雲五表奉韓泰自代狀上賀穆宗閣記九月召拜國
在十月也閣記乃云十月表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召拜國
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為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絳京師有少
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中書堂詩至江州有絳京師有少
夫程及題西林寺故蕭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絳京師有少
存字百誠為金部賞知及郎西裴延齡之為人奔官歸山公
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郎西裴延齡之為人奔官歸山公
詩留百鍊以極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負外君巢一詩至此

襄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李相公詩以
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宜及
略使漁之男女狀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
狀云公入迂祭酒有直講及姪孫滂祭文墓誌使宣諭仍擇
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直講能說禮而酒容多豪族子不
敢賤直講奏儒生為李官曰使會講生徒在國子有由相喜
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莫矣公在國子有由相喜
籍詩辛張推素自代及請復國子監生徒在國子有由相喜
狀論新注李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轉兵部侍郎云此
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月時有李韋自代狀李相張微祭
文李相鄭羣薛戎墓誌。今按增改論錢重物輕狀當
年秋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
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
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
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
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
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
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為逆與順利

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祿山史
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
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
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
眾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
復何道眾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眾心動遽麾使去因泣
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
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
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
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共諸云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
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
都招討使元翼為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及三軍
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道還於上前奏用授吏部侍郎
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
公今被先太師謂故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大
原兵以輕利誘迴紇召先生禍福警引虎鬻聊血直今所慮

非兵不足慮疏陳得失公今披荆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无
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原呈訓使吳即中次子天宮奉州刺史是許有以壽陽驛次入
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律詩講盛山詩序論變指法事
出狀二年上黃九月人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
則人或不畏矣選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
輕是年有鄆州然堂詩廣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
朝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
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
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紳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為
例以吏部侍郎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為
尹盜賊將士皆不取犯私相告曰是尚多佛骨云改原此
以尹盜賊將士皆不取犯私相告曰是尚多佛骨云改原此
宰相欲去之故紳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
入道碑云復為紳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
字當作吏字不鎖取才財路緝不鎖入吏按事失兵部一節此身

其義疑錄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公為京兆有
卒馬勃自代狀賀雨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外神曲江祭龍
文甫為兵部摠女率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此廟碑送鄭龍
序并詩祭馬摠女率李文并李干女率墓誌韓弘碑論孔數致
出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宗即仙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
請是年公設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日假行高曉以
月二日卒於清安里第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日假行高曉以
食必視本節以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日獲終於下
不至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日獲終於下
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籍時官休罷兩月同游荆又曰其
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也公為廣陸生為一網及臨
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
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
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更可以
載蓋不以法為然也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
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博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
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媵鄭喪

為服葇以報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休神道碑云朝
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以武會同莫先醫言先神道碑云朝
戰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念以為執餐以給口講評致
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談笑博學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
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博學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
則亦其家均食制資金微弱持之如賢戚人而我負終不計死
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存已多矣每言
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
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
皆與街閑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
端置辭安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
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連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
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墓誌云先世之無圖无方至是始
邪紙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如古通今者
端涯渾一類二不可親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絕怪發
出天鳴呼極矣後人无以加之矣羅氏已來一人而止矣公

今彼知人罪非我計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
我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巳其曰
孟子安能乎醜又曰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
年之文所見其高不可易而讀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
則言可不至其死而能見此必於其理也退之乃以孝文之
其言曰率然之死不其死而能見此必於其理也退之乃以
空信口率然之死不其死而能見此必於其理也退之乃以
是而傳者果何事邪公今按諸賢之論唯此二條為能極其
身如然復考諸臨川王公今按諸賢之論唯此二條為能極其
固為得期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理蓋韓公於道知
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身也是以言其
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具行未必能謹於細微
免以文道舍金知及淺深之味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
序以決取舍舍金知及淺深之味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
免者矣但王氏能言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
其說而因附以狂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為若以是而論之
得失者度幾其有所分中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俚混并天下
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
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
倡障隄末流反剋以撲刻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迂揚
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
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
以荀況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郵孤矯拂
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
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
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
孟軻拒揚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
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
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焦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倣效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本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篋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

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頽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子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

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閒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涇東年十五六時於里人李

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天以序吾畧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予方作時文天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幸進士以敏利未暇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補以成秩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曾与之遊因出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賈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

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
人主之怒而勇奪二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而
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
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
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
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父罇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
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
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
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
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
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

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
下地於州之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
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審矣軾曰
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
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
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
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
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批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
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
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
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詎吟下

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腸於黎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
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朱文公詩

日黎先生集傳卷終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清文

考異音釋附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均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宛晚春淚銷顏容郊臺鏡
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天山上石別劍水中龍愈

遣興聯句

上說見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常

恐金石契斷為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

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鴛蹄顧挫秣逸翻遺稻梁愈時危抱

獨沉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慨慷丈夫

志可以耀鋒鏖郊遽甯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即鑒諒不遠

佩蘭永芳芳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劍客李園聯句

上同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氲愈照
海鑿幽怪涌空歆異氛郊山磨電奔奔水淬龍蝟蝟愈太一
裝以寶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惟壯三軍愈有時幽
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已死此劍將誰分愈行當獻天
子然後致殊勲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閒雲愈

遺詩

同實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此詩得於王實味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
洛陽今實公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
詩以同尋師為韻人名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蹻來訪馭風襟院閉青
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止集中春雪
詩首句云新年都未有芳華者系之疑亦公作也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
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暝見迷巢鳥朝
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上州有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曾中作書獻雲閣辭家逐秋蓬歲時易
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
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漢洛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
悵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
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五語非佞當為佐時雍

嘲軒睡

李希声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
声云皆非也獨嘲軒一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騰吹肥脂坑谷相崑磊雄哮乍
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眾罪馬牛驚不食百
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斑瘡音肥下音腫病也鐵佛
聞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風搜耳
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憤怠乍如彭與黔呼冤受
菹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今伶倫吹苦韻難可改唯
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

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澹公坐卧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
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弄瀆瀑搜澀連拙鮫南帝初奮槌鑿
竅洩混沌音德其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所食息此獨元有試鑿
之曰鑿一竅七音德迫然忽長引萬丈不可付謂言絕於斯繼出
日而混沌死音德方衮衮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莽音本下音時音德盜賊
雖狡猶亡魂敢窺闌鴻蒙摠台雜託請騁矣狼乍如關嗷嗷

忽若然眼眼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理其源惟有土
一畚

書月

玉死血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藏蛙縮肚桂樹
枯株女閉戶陰為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嘲盜視
汝目鼓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
辭酒誰為君王之爪牙春雷二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
者婦膏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凝聲自肉中出使

人能透隨復遣慳悵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
雌若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
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為

知音者誠希

知音者誠希者苦但傷知音稀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携子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
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
馬恐平韉朝鼓矜凌起山齋酌酒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
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羶舉目
無非白旌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閨浪春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

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悵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真外少室

張道士中丞謂張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二五盃為逢批樹相料暗理不
覺中丞唱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暗後自飛之為將織質凌清鏡濕却
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今按此文恐非或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補注公作論語傳未成而受見於張籍詩下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情

釋書子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所以浴作公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雖甚鄙哉然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其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富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它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閒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今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為隱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蒞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其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有之以附廟廟詩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為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致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靈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數榮異實共蔭

下或注并序字○按此篇不類公文且云元年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文作無疑今刪去

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其再拜或凡此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溘恩普霑遠近同慶善淫或乙此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其奉狀陳賀其或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逐二日亦公而南故宿曾江口有故德未至潮又七孫亦公而南故宿曾江口有故德未至潮又始因江口詩前百口不相逐與今按公之到姪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亦無由可故引即既不見作月之實則此狀亦無由可故引魯江始與二詩以向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賤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為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賔罕至身衣口食綸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為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其承認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恚恐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杞下並同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字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颯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胄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絃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歐公跋

元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颯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微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為

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高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沂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負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為十卷此文雖未必出公手然筆削之職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負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負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負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impression, possibly reading '圖書' (Library/Book).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or's mark.

Vertical lines on the right side, possibly indicating a page margin or binding structure.

